

弦歌永续，演奏家都是超长待机 想入名团的要素有哪些？

当交响乐的旋律在音乐厅中流淌，听众沉醉于音符编织的幻境时，鲜少有人留意到，这份听觉盛宴的背后，藏着一代代乐手对职业的坚守，以及顶尖乐团对成员近乎苛刻的筛选标准。

从吉尼斯纪录保持者71年效力同一乐团的执着，到指挥大师与名团数十载的携手，再到国内百年乐团里“一生一岗”的传承，“超长待机”早已成为交响乐界一道独特的风景；而想要踏入这些音乐殿堂，更需闯过层层关卡，历经实力与心性的双重考验。

弦歌不辍：那些扎根乐团数十载的“超长待机”者

在交响乐史上，简·里特尔的名字与“坚守”紧紧相连。2016年2月4日，这位低音提琴家还与朋友们欢聚一堂，庆祝自己为亚特兰大交响乐团效力71周年——这份时长是当时吉尼斯世界纪录“最长乐团在职乐手”的保持者。她的音乐生涯从亚特兰大青年交响乐团起步，16岁便凭借过人天赋成为乐团正式成员，随后又赴音乐学院深耕低音提琴专业，最终在佐治亚大学完成学业。遗憾的是，同年简·里特尔在医院离世，享年87岁。71年的时光里，她用琴弦陪伴乐团走过风雨，将自己的青春与生命，都融进了亚特兰大交响乐团的每一段旋律中。

若说简·里特尔是乐手坚守的代表，那么赫伯特·冯·卡拉扬便是指挥界“超长待机”的典范。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指挥家，在指挥舞台上绽放了长达60多年的辉煌，而他与柏林爱乐乐团34年的深度合作，更是音乐史上不可复制的佳话。

1938年4月，卡拉扬与柏林爱乐乐团的首次合作便轰动乐坛，之后在1956年正式出任柏林爱乐乐团首席指挥，开启了乐团的“卡拉扬时代”。晚年的他虽受心脏与背部疾病困扰，却仍未轻易告别舞台，1989年辞去首席指挥职务后，他的最后一场音乐会是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的布鲁克纳第七交响曲。同年81岁的卡拉扬因心脏病在家中离世，留给世界的是无数精心录制的经典音像资料，以及一段与柏林爱乐密不可分的音乐传奇。

国内交响乐团同样有许多常青树的传奇故事。“我们乐团近150年历史了，很多老师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就来，从20多岁做到退休，有种‘一生上交人’的感觉。上海交响乐团首席柳鸣的话语里满是敬意。她告诉新闻晨报记者，入职5年来，周围的老师们多在三四十岁的年龄段，年轻人占比还是比较少的，个别流动仅因转行任教或迁居异地等原因。

曾任上海交响乐团乐队队长的宋国强——这位在柳鸣入职前就熟识的老师，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入团第一天排练开始前，团里为退休老师们准备了简短的仪式，团长特意送花感谢。宋老师从演奏员转行政，在上交待了大半辈子，退休后还出书讲了这里的故事。”

她回忆，当天一同退休的还有老师，他们都是从音乐学院毕业就扎根这儿，一直工作到法定退休年龄。”

这种坚守在上海交响并非个例。柳鸣提到，近年退休的一位小提琴老师，儿子与她是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校友，“她也是在上交待了几十年，一辈子就干这一件事。”即便退休，不少老师仍愿被返聘，“团里氛围太好，听着交响乐就治愈，和后辈也处得亲，闲不住就回来帮忙。”

严进严出：顶尖乐团的准入“门槛”有多高

想要成为顶尖乐团的一员，绝非易事，柏林爱乐乐团的准入机制便是典型代表。

2014年，30岁的美国小提琴家诺亚通过柏林爱乐全体成员投票，成为乐团第一首席，既是实力担当，也是颜值担当。但这份荣



耀的背后，是严苛的考核与漫长的试炼。

“每一个乐团都有自己的考试流程。2014年，我在柏林爱乐全团面前试演，赢得了职位。”诺亚曾坦言，试演只是第一步，“你会进入试用期，大约有两个乐季、两年这么长。柏林爱乐将会决定你是否拥有终身席位。在此期间的每一场表演，你都要证明自己，压力很大，挑战很大。这是乐团的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

两年时间里，每一场演出都是“考试”，只有持续稳定的发挥，才能最终获得终身席位，这份严苛，也让柏林爱乐的每一位成员都成为行业内的佼佼者。

相较于弦乐声部，铜管声部的考核更为苛刻，尤其是小号首席一职。2022到2023乐季，90后中国小伙郭翔从歌剧院管弦乐团转型，加入芬兰坦佩雷爱乐乐团担任小号首席，成为当时惟一在欧美乐团任职小号首席的演奏家。

谈及考团经历，郭翔直言“非常具有挑战性”：“考团过程中，会要求面试者在第一轮考试中演奏不同作曲家的作品，甚至会要求用不同调性和样式的小号去演奏。有时候我们甚至觉得，考团比比赛更难。”

他解释，短时间内完成不同小号与曲目风格的转换，极其考验演奏者的能力，“相较于比赛，考团也会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准备，以应对复杂的考试，压力也会更加集中。”

正是凭借超强的适应能力与扎实的功底，郭翔才闯过难关，拿下这个“烫手”的首席职位。

作为国内顶尖乐团，上海交响乐团的招聘同样严谨，柳鸣作为亲历者讲述了自己的入职经历和乐团的准入机制。

“丰富的简历或者说获奖多不多并不是最重要的，核心还是现场演奏水平。”柳鸣直言上海交响的招聘逻辑。“乐团会根据编制每年招聘一次，但只补缺，满编就不招，这两年有时就招了几个人。”

柳鸣特别强调，简历和获奖经历其实只是锦上添花的作用，阅历和经验虽然重要，但关键还是看演奏。她举例道：“很多刚毕业的学生像白纸，没在其他乐团工作过，但业务能力好，有音乐，又熟知乐团的工作模式，很成熟，这样也很好。”

在柳鸣看来，简历更多是了解演奏者背

景的一种方式，“比如从简历能知道他的学习经历，能提前了解大概的演奏风格是什么样的。”

一般来说，现场演奏面试流程分为两步：先由各声部首席线上筛选演奏视频，再由乐团音乐总监和声部首席们现场评审。

柳鸣介绍，入团标准会聚焦两大核心：“一是乐队片段的考核，一些经典片段试奏，考察曲目积累和对不同时期作品风格的把控；二是自选曲目，需要准备一首莫扎特协奏曲，再加一首其他时期的曲目，考察独奏的音乐性和技术。”她感慨道，近年来刚毕业年轻应聘者素养明显提升，“学校开始设置更多乐团相关课程，还有学生参与乐团实践的积极性也在不断提升。”

1995年出生的柳鸣，当时成功进入上海交响乐团，是最年轻的首席，一般来说首席这个岗位竞争非常激烈。她坦言，报名时并没十足把握：“就是想试试，想尝试更多的可能性。”

收到聘用邮件时，柳鸣的激动藏不住：“上交在国内外认可度那么高，我以前总坐在台下看演出，没想到能成为乐队首席。”但喜悦很快被压力取代，“国内百年大团很少会把首席给一名在读学生，有些为自己是否能胜任这样重要的位置而焦虑。”

为了开幕式演出，她把乐队部分当独奏练，“每天3、4个小时，别人说音符不难不用细练，但我不敢松懈。”好在前辈们的包容化解了紧张，“排练休息时大家都会主动和我打招呼开玩笑，两三天就适应了。”

如今柳鸣再看看比她小的比如2003年出生的师弟师妹入职，她更懂这份职业的重量：“从毕业到退休，把一辈子交给交响乐，这种坚守本身就是艺术。”

晨报记者 陆乙尔